

集部

北山集卷二十四

宋 鄭剛中 撰

落職宮觀桂陽監居住謝表

積為大戾罪動神明姑示小懲慈猶父母念省修之已後徒感涕以何追中謝伏念臣植根竒孤振迹寒遠官箴初服天睠薦温坤維分寄閫之權政殿竊崇資之寵曽微稱塞動輙妄迷是宜過惡之貲用致滿盈之罰抑

心刻責靡軀豈復可文伏地震惶擢髪皆其自取雷霆之上斧鉞猶輕敢期聖度之寛曲付鴻恩之内乾坤善貸螻蟻俱全此盖皇帝陛下愛本堯仁明齊舜哲法同繩墨示一世以無偏之平恵比春陽開萬物以自新之路再生之賜過望若驚臣敢不痛改前非恪遵古訓第惟晚節莫知報答之辰所假餘年盡是省循之日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謝宫祠表

罪重責輕既居善地命徼恩大更畀貞祠竊廪餼以兢
慙捧訓詞而感涕中謝伏念臣妄窺糟粕久困膠庠偶
脫塵埃遽依日月寵優而實無以稱福過而災亦隨生
夙夜惟寅言行相失風雷在上震懼衆謂其必當父母
雖慈容忍未聞其及此初蒙混貸默契隆私肅遵去路
以兼行愈覺此身之負國當收危魄恭投循省之誠忽
聽郵傳祇拜矜憐之告逡巡自失跼蹐靡遑此盖皇
帝陛下德邁湯文性同堯舜簡易而總大要高明而建

中和稱物平施自有至公之度容光必照尤通在下之情包此罪愆賜之寛宥臣敢不靜修往行仰戴鴻恩軀或可捐誓竭區區之志天何以報惟知蕩蕩之仁

到封州謝表

成法難寛自投憲網大君善貸仰戴仁天念孤恩至此以何追雖流涕痛懲而莫及亟收危魄祗拜溫詞茫然晨夜以奔趨惟是寢興而震悸中謝伏念臣桑榆得路帚布起家遭逢盡出於聖神報答不忘於頂踵而臣取窮

有道召福無門心思暗以皆迷祿食浮而取敗敢效愚
之勿勉寔體國之未知違戾彌年含洪有日彼天視復
既招盈滿之祥惟道平施宜正偏私之罪雷霆所過斧
鉞猶輕陛下以仁為恩朝廷于帝其訓百徳俱宥一切
優容全收震耀之威止從輕典許集傷殘之氣再保庸
神無所縻軀惟知頓首此蓋皇帝陛下功高治古道
契格王體簡易以示人象著明而在上訖内外不惟於
咎大德曰生無隐微不得其情容光必照自詒戚者亦

惟教之致此妄迷仰蒙全貸臣敢不熏心知懼伏地省非靖惟積沴之身遠傾葵藿獨有再生之賜難報乾坤臣無任屏營之至

缺題

積戾孤恩上誤朝廷之託藏瑕薄罰仰知堂廟之慈感雖無窮言則有媿伏念某學不聞道仕誠為貧一辭州縣而來便冒清華之選西南之役委任所專久知庸凡當致傾覆蓋寵優祿厚豈虛食而無災且識闇智昏必

迷津而失據咎皆自執過莫可文省循内顧於洒心釁
累奈何其擢髮理難從恕望豈圖全顧於寛大之條已
絶覬覦之念協同論議贊成元化之功運動樞機溥施
皇慈之澤此其為德非所敢忘茲蓋某官識洞古今才
兼文武智圓以靜氣正而温深閎善藏久蓄發揚之道
順流沛決是皆平素所期夙高忠厚之風旁借孤危之
勢致茲罪廢今獲保全某敢不拳拳服膺旦旦思理借
書可讀益求為善之心窮巷卜居不替依仁之願其為

感懼罔既敷陳

回朝提船啓

某猥承台睠枉墜雲緘以一時遴簡之賢分二廣專司之寄方光華之特異豈枯瘁之敢通諒體堯仁錄此省愆之意故矜楚繫忘其罪戾之因曲借温辭遠形高誼某自蒙寛典盡識前非獨念散置之非員罔敢騈封而上記中懷徽布短楮嚴題掃篋笥以無塵謹藏珠玉望旌麾而寓跡如見愽㦬伏冀仁慈有以恕察

擬賀發解舉人啟

明詔搜賢趍槐黃而獻賦有司造榜先桃浪以開程伏惟懽慶解元稟賦已精磨礲云久已於秋漢快觀犯斗之雄行即春風必覩化鱗之異

北山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山集卷二十五至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遹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朱　鏞

北山集卷二十五

宋 鄭剛中 撰

周易窺餘序

窺餘窺竊易家餘意綴緝而成也老来心志凋落健忘自覺所學漸次遺失恐他時兒童輩有問寢就荒唐無以對故取平時所誦今昔易學與意會者輒次第編録時自省覽此窺餘之所為作所為名序之所為縷縷也

伏羲氏畫八卦古無異論至重卦則指名不一鄭康成輩謂神農孫盛謂大禹史遷揚雄謂文王攻為神農之說者曰耒耨之利日中之市固已取諸益取諸噬嗑豈應後來方重卦神農之說破則盛以下自當無語矣孔穎達王弼又謂伏羲氏始用蓍十有八變而成卦觀變之數則用蓍猶在六爻之後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治而書契之作蓋取諸夬重卦者非伏羲乎伏羲氏畫卦又為重卦文王為卦下之辭又分上下經孔子為十翼周

公為爻辭此易綿所謂三聖人而周公不與者周公本文考之志而為之舉文王則知周公之聖也頡達旣堅守弼論不移後之立異相可否者猶未已要是指摘相勝無明白證據當以王孔為允復有疑者曰爻辭亦文王所作非周公也此葢不考明夷爾文在羑里無自謂文王之理亦不得先謂箕子為明夷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則公作爻辭何疑馬融陸績皆知此意也繫辭曰知者觀彖辭則思過半矣又曰聖人

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遂又疑夫子不應自贊如此彖繫必文王所為也曾不知卦下之辭乃文王所繫其所繫辭亦可謂之彖夫子於上下繫特贊序之與夫子所為彖辭自不相礙范諤昌誤疑乾彖與文言重複而謂文王為彖者亦此類也至於十翼之目亦復紛紛以彖象繫辭三者各分上下而與文言序卦說卦雜卦四篇號為十者孔穎達主之彖也大小象也上下繫辭也乾坤文言也而與序卦說卦雜卦三篇號為十者胡

曰主之以象分大小而不以彖分上下曰說爲勝以文言分乾坤似未安去古遠矣學者要當以意所安者爲是故兩存之以俟來哲通乎此然後可以讀易或問曰子爲書始屯蒙何也曰予於乾坤不敢談也易者天地萬物之奧乾坤則又易之奧聖人妙易書之神而藏之乾坤其所示人者猶委曲載之文言孰謂學者可以一言定乎尊乾坤而不敢論自屯蒙而往以象求爻因爻識卦萬有一見其彷彿則隨子索母沿流尋源乾坤之

微或可得而探也今固未敢妄有窺焉又問易曰商瞿子木親受業夫子下抵漢魏專門名家者不勝計雖互有得失之論大槩不過象義二者就其意趣不合最甚者惟李鼎祚王弼其專用象變三十餘家而不足義者鼎祚也盡掃象變不用古注而專以義訓者弼也子為書為象乎為義乎曰有象則有義以義訓者不可以遺象也義不由象出是猶終日論影而不知形之所在偏於一而廢其一學者所以難予窺餘所不然也近世程

頤正叔嘗為易傳朱震子發又為集傳二書頗相彌縫於象義之間其於發古今之奥為有功焉但易之道廣大變通諸家不能以一辭盡有可窺之餘吾則兼而取之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載晉太康元年汲縣發舊冢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不可訓知獨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而無彖象文言繫辭預疑于時仲尼造之于魯尚未播之遠國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謂上下經及十翼也以是考之漢之易巳十

二篇但經與十翼自為篇秩非若今易之各附卦爻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謂王輔嗣象本釋經欲相附近故辭與象各附于當爻要之取古本輒相分合二子不容無過然聖人之旨未大悖也併見於序之末紹興壬申正月旦觀如居士山齋書

左氏九六編序

左氏載春秋卜筮頗詳筮之遇周易者之卦一十三變為二十有六无變者三論卦體以明事而不由筮得者

八總三十有七卦蠱凡兩書予志欲集為一書久而未暇近乃成之凡卦之見於左氏者各畫其所得象具載事本與筮史之論其有疑渾可加臆說或近世推占之法似相契驗者輙附會其後仍以八宮分卦并逐宮之變體先之共三卷通號曰左氏九六編庶簡而易求也所集成偶讀元凱書太康元年自江陵還襄陽會汲縣民有發其界内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藏入秘府元凱晚得見之書多雜碎奇怪惟周易及紀年最為

分了又別一卷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氏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人名異哉予今所作是乃師春之意乎其人其書茫然千古之上疏集同異不可得而知矣紹興庚午正月日觀如居士序

經史專音序

凡字書一音者韻畧科以四聲各從本韻用之無疑自一音以上韻輙圈之附圈者皆字之有他音者也甚矣他音之多岐而專音之易失也後學狃於傳誦初或失

真場屋之問迫於晷刻義復不審往往謂圈字可以通用而不知六經百氏固有專讀之音誤取謬用所不能免予病此近為旁通書取音一以上經史有專音及名物定號不相為用者標于上而以又音繫其下訓釋可以發明者疏于後本字外事實可以資益者并載之蓋簡而易見雜而可守也惟是韻畧音注比釋丈容有不同而予於圈字其去取亦各有音別為敘例附序之後通號曰經史專音凡五卷陸氏有言書音之用本示童

蒙予為是書考據不能周盡其於示童子也庶幾焉爾

紹興十九年十二月日觀如居士序

達嘗編序

不知病而投藥非藥之失用藥之罪也寒温違性佐使非宜此方之失亦信方之過也已巳以來憐予病者既分以藥必授以方所以體朝廷好生之德保全瘴癘之身仁亦至矣近取所得方集而編之是皆用而有信非所謂未達不敢嘗者也因號之曰達嘗編紹興二十年

正月日觀如居士序

畫記

紹興丁卯承乏坤維嘉州僧鬻僐書畫於益昌有絹畫渡水羅漢一軸絹長二尺許中破半幅為之云是孫太古筆太古固蜀人然以素不知畫其真偽不能辨但用筆簡易鋪次有倫頗似善作五言絕詩者篇小而意足如所欲價售之事外或觀書少休必取過目如是逾年越戊辰畫隨余歸東陽遂亡失居閒處獨念之不能忘

因志其大都于此十六尊者行臨清流立盂中者一人置杖於水履其上者一人背負尊宿杖而涉者一人將濟回顧者二人脫履就涉者一人坐而舉足欲脫者一人笠首後至者一人溪之前則坐石上語者二人旁立一人濯足浣衣二人浣已以衣置木杪者一人舉手招未渡者一人人物不及寸而相貌衣服竟輒無一同嗚呼為此者可謂能矣嘗觀韓退之古今人物小畫記謂在京師與獨孤申叔彈棊勝而獲者後至河陽以示趙

侍御覺其慼然若有所感問之則曰手所摹也亡之二十年退之舉而贈之予伯祖中散公敏甫慶歷間仕官于蜀至今其家有花木翎毛皆當時所得趙昌輩名筆竊自念素飽西南近七年所收畫惟此半幅雖無侍御手摹之勞然易以善價較之彈碁而獲者猶愈爾特不知能再遇乎不也為之記敘時讀之如見畫焉

三硯記

筆硯書生進業之具予自幼年玩之今六十三矣硯大

槩合記者有三崇寧間先子掛冠歸自長沙不一年棄諸孤家四壁立忍飢為學不敢荒嘗鑿堅木用以當硯一日於敗墻土下得折足硯一枚濯滌視之蓋歙石也紋如瓜子殆是百年瓦礫間物由是擕入舉場踰二紀大小凡百試紹興壬子以奉大對所謂悲懽窮泰未嘗一日廢其用者後省親旁邑弗以偕行偶里中盜起居人竄伏還則硯亡矣逮乙卯官永嘉或貽以紫蓮葉琢小而肉薄謂是觀音石石初出永嘉而知者猶少質比

端溪之良潤徹不及丁巳以後之省之寺遊祕館登曲
臺奏論訂議無不與俱辛酉冬相隨使西方至房陵卧
病郵亭中瀕死後雖得生恍惚健忘硯失所在予亦留
師坤維越巳亥又得武昌陶硯狀如風字宜墨可意不
減前二者或誚以愛惜過厚予曰適用者貴唐賢所用
大率皆陶也檄置兵伍書判刑殺應對酬酢偕在邊塵
間者首尾六年丁卯冬奏事道次武昌以纍裹惡㬎著蒙
上寛恩令食奉祠祿於桂陽又與偕往戊辰秋因事復

遺失之自桂陽移景陵由景陵南至嶺外二年間雖無文字可用而筆墨遂無所歸赴近又得一焉名曰玉斗衆謂下巖佳品而予不能辨也嗚呼孰謂得喪去來無數也哉折足之歛以盜亡永嘉之蓮以病亡武昌之陶以事亡予累硯耶硯負予耶顧今老矣為玉斗者止用以疏周易寫維摩經不敢極汝用以磷汝德能與予相終始乎誤墜而毀予當懲元賓棄予而往汝亦勿有三硯之負

石花記

南海島嶼水濱有石敷腴而上融結葩華者俗謂石花聞之老人其根附土石之間莖高不二三寸則散而叢生細管交合不可枚數其狀不一而大體皆類于芝至或圓根蟠屈鱗紋隱起時有若蛟螭然者叩之琤然有聲謂是海潮齧岸石久而成此於理或是以予觀之鹹水浸淫既久石皆銷蝕所存獨其筋骨輕沙蕩漾至上留積附麗因其脈理遂成條達之形其質脆而不堅燥

而不潤色不能全白盖沙土之性在也紹興庚午遇一本於封川審其生出如是政和壬辰予偕里人章少董以鄉書西上少董篋中櫝置一物護之惟謹一日强之請出之少董曰此琅玕也上世所愛重將攜至中都更求識者觀之予時少年不博物但嘗為少董言郭璞謂琅玕狀似珠若不相似然越明年少董登科予懷書東歸不知其詳後聞嘗持入相國寺觀者聚首信者多疑者少或曰琅玕雖叢生乃崑崙水之似玉者紺碧而髙

大與此絶異少董則未信也以疑藏之按今所見盖石花也嗚呼物之真偽顧豈易辯哉夫柳子厚之賈鞭則是有心於飾偽今此石初不以偽欺人而人自不能識坐不識故雜然稱珍使得所遭則其定價何止於鞭乎因叙石花併記于此

擬生祠記

君子之為政也民愛之士頌之念而相與言曰君子寧久於是增秩賜金不足報璽書必名而入吾邦既借之

不留丐之不聽則君子之顔色便如景星在天不旦暮可仰去思之心曷依乎此生祠之所為作也雖然生祠於古有之後世行之獨不可以勢力求亦不得以謙遜避蓋一方之誠意士民之所樂為者某州孤壘于二廣之間地狹而瘠丁疎而貧并所治縣不千里守土者謂無財不可以為政或苟且歲月付以凋瘵終更善罷則回首竊喜謂之脫去士民之病所弗顧焉紹興某年某官至府下車慨然歎曰朝廷以郡紱加我来是雖小邦

豈不足以為政儻以異時所以奉太守者悉以奉公所以取民者猶取諸已則郡或可理於是詢訪利病守以清約倉庾門舍摧圮甚者則斥厨傳之費以經營之賦入之外一錢之用一日之役弗以征也經界法行戶部以土色稅版責乎郡縣公先甲而戒周密簡易吏畏事集率先一路以稅書版民無爭者黄堂下簾白日無事時詣學宫見諸生告以聖主樂育敎養之意俾自修飭士咸趨善進業彬彬然日入於盛于時公之為政已逾

年蓋民愛之士頌之念而相與有言之日也祠之建于泮水所謂不得以譙遜避者其公之謂歟公諱某字某登某年進士第某也承乏之教官所見聞為親敢據實于石而刻之右

草亭記

觀如所僦蒙氏半宅四向止於壁累月之後主人謂予墻敗不相疑棗過不見竊可與為鄰也又輟屋後三椽并西壁外數丈瓦礫之地俾得營葺庚午春取後屋加

牕牖為山齋其冬窖藏瓦礫因立小亭其上深廣皆一丈二尺覆之以草亭成愚甥楊故達請命以名予曰城外草徑縈曲里餘至吾居主人元不以草為廬疎瓦不相銜仰見星日風雨之所漂濕懲其陋故是亭用豐草覆之吾盤薄俛仰既無凖易草玄之宅幽閒婉雅又無池塘夢草之句鬫草飲水方見真性而此亭不甓不瓴無丹無雘每旦臨之閱羲經一爻閒以蓍草考前徵加深省或讀黃帝書辨金石草木之毒以養其身詠詩人

之之什觀鳥獸草木之名以廣其識亭之下雖無杲之之菜而夜雨亦可翦無凱之之竹而酒尊亦有陰自蔓草不留之外其餘抱寸心者長短高低聽其自緑草屨往来日涉成趣雨餘遠望動揺春風則煙草極目盖亦草創而有趣者旁舍皆草茅寒士時至亭上問經義説田畒草菜間事懽至則草飲至暮每事草草而止惟是罪大恩深結草願報之心登吾亭者皆所不知汝問亭之名具紙筆吾以草亭命之

衆美堂記

衆美酒名也僦破屋三間居之而堂云者蓋假堂以足名其取意亦猶行脚僧而自謂有彌勒樓閣也予飲酒少而性喜飲知友憫憐流落或遺酒以温其無聊即以一甕雜貯之辛平甘苦集諸家之美混為一味此酒之所為名嘗觀坡老書東皐子傳後然後知事物多寡之理未有不相為乘除者坡在惠州日南雄循惠梅藤五太守時時送酒坡又自釀率用米一斛得酒六斗予之居

封也日買米以炊無餘粒可釀德慶梧賀三太守遇新酒熟冬歲節則以酒相及廣帥忽然及之而不可計為常數比坡酒少矣然坡閒居未嘗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較東皐日給三升自謂日飲五合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予則無是也杜門幽屛客視予如棲苴之寓西江雖相值不以為情至野人道士予視之則又驚麕駭鹿之若俱不可得而飲予盛寒之日其所自飲又不過一杯是用酒之數比坡亦少矣豈非相乘除之理

在是耶書生窮餓較量及此真可一笑書以為記使後人讀而笑之

記硨磲盃

坡翁居海南盡鬻酒器以給衣食餘一銀荷葉工製巧妙心所甚愛獨存之予初抵嶺右於桂楊經營得鑞杯十隻豈復有銀荷葉視坡翁益貧矣後三年親識憐予飲雖少而不可以無酒前後增杯累三枚皆海螺類内一枚贈者謂是硨磲色白而質堅予固硨磲領之然考

說文硨磲蓋石之似玉者今杯乃蚌屬非石也知杯者謂其材出朱崖非廉州匠不能治取材者不於山而於海得之則曰硨磲也隨材之小大方圓瑣細但其形似某物則廉人取而就之器成則又曰硨磲也得名固矣封州太守趙子禮嘗酌予以硨磲杯比所得長闊加倍肉理細膩而明淨特異要之非石也瀕海人皆曰硨磲予其敢獨以為蚌謾記于此以俟識者

記白朱砂

封有民郭生者病寒瘴治久不愈氣血凋耗日覆重衾
壓以銅錢五千重僅免振掉室中無晝夜然火不知溫
盖垂死矣有道士過投丹一粒不移時病者令徹錢不
用又少頃去火翌旦再餌一粒起而食飲如常或問藥
於道士道士曰此白朱砂也方可得乎道士笑而不應
予去年来自湖北隨行僮三人瘴殺其二餘一人汪舉
雖脫命鬼手然毒沴不去氣血之枯大率與封民無異
宛轉從道士得一粒親手授之踰夕而蘇太守趙公元

信一日欣然謂予曰道士肯以方授我矣如方治藥藥成吾家有喘滿病彌年者試以投之喘隨藥定欲再煆一爐願得公證明予許之而往觀焉自旦起火抵暮火盡啓冷藥色如雪相與滴水成圓若珠玉之走盤又經數火益晶明可愛嗚呼異哉元信處心忠厚視人疾病如痛在其身今得其方甚真豈天以活人之功畀之耶雖然世固多異病亦未嘗無良藥藥當病則足以起人死良藥誤投亦可以傷人之生願公秘方慎與凡與之

藥者必告之曰汝所苦如封民則吾之藥為司命矣

題靈寶集後

傳道靈寶二書正陽純陽二真人相授之筌蹄也其間用字重複或淺俚及惝怳近怪者則流傳之誤好事者之所增益至其論乾坤之闔闢陰陽之升降日月盈虛五行消長與夫形色氣數配之在人推以在萬物者皆精深妙密纚纚然蓋古之能言者也或問書之指歸何如曰真有道之言可學歟曰可孰可以學之曰如純陽

真人者則可以學之然則世安得皆真人人真矣何待於學予曰不然仙不可以一日能也洒濯凡骨變其庸神内外如氷雪與天地之氣相流通昏旦晷刻不揆測而契姑遊戲此法則猶等級而升堂無甚難者有如未然欲以三百日致還丹于黄庭之下不已愚乎彼先達故相問答者所以啓人為善之心救人逐物之失但其說恍惚變化不可求索似易也而難似幻也而真示以有則一法必陳忽化為無則萬塵俱掃非知道者未易

識此漢武帝英傑蓋代之主留神縹緲盡致方術之士無所得則尋安期于海上仙而可學帝何至是耶初家兄弟起卧於羣羊羶膩之中赤松父老蓋僅視之也羊既化石相顧一笑騎鶴鹿以偕去此豈一世修行人哉予于此書非欲取鏡中花水中月惟是寶隨珠而不彈臨屋漏而無愧者實有志乎學之

可友亭記跋

予丁未歲作小亭于舍西與山名四尖者正相對亭四

杜南北可坐二人其前桑柘蔬茹雜以桃李後則梅楠松栢黄楊篔簹小徑紆曲與永慕亭通盖太夫人棲真之隴也布衣時每汛掃永慕徘徊既久則攜書至亭上觀之空翠蕭森山氣連接禽鳥自在閒其聲而不見其飛往往忘言自得竟日孤坐家人求之復懐書自木蘗間出是時能文之士以詩相貽者近百篇里人待制潘公義榮一詩尤予心所甚愛有意掛冠得歸少加增葺以遂餘志近聞義榮巳下世予復身在萬里詩亦散亡

今無乃使西山有索居之歎乎因追省舊所作亭記并錄義榮詩於此用以自慰記見初集君不見子猷嗜好與俗殊愛竹不可一日無又不見太白清狂世絶倫舉杯邀月獨相親風流二子去已遠塵埃那復聞高人鄭侯未遇身更閒躬耕自樂園圃間開軒容膝日寄傲坐對蕉嶤崒律之西山蒼翠如堆玉松奏笙竽雲作屋澄鮮爽氣日夕佳不學時情易翻覆田文嘻面真小兒翟公署門良可悲悠悠權利悲一世樂哉此友誰能知鄭侯與我

論心久年少相從今白首對山勿著絶交書要須著我成三友

人面竹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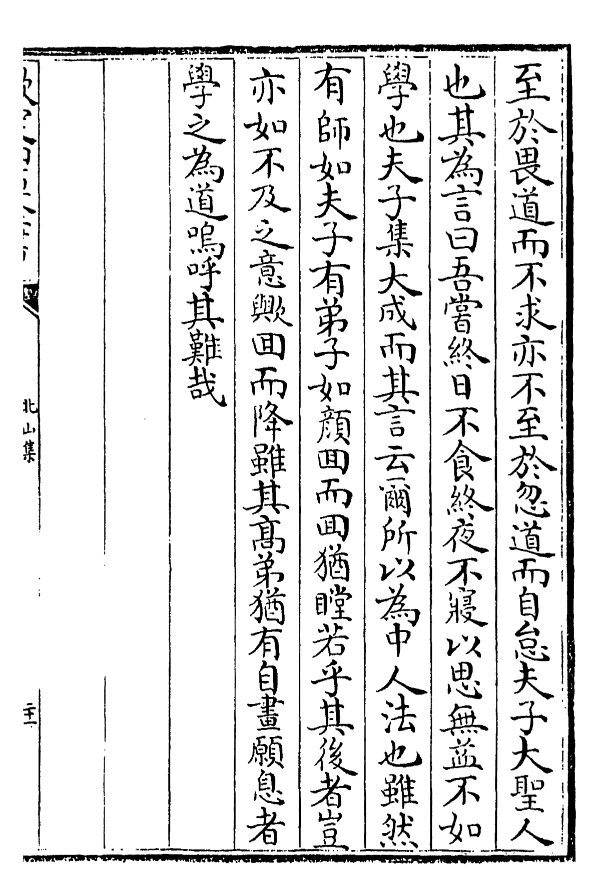
嶺南以人面竹為拄杖蓋竹之竒也其節疏密不齊密則節相去不以寸前平後擁擁處傴僂下向類人之背平處上方下鋭類人之面竹由是而得名予始見之謂如顧凱之所謂箛篖者是必中實偶有折杖剖視之其心洞洞然也嗟乎竹類人之面而人不類竹之心也人

心不同如面謂面之生不一而人心隨之今竹之面如一其心之虛亦如一過人遠矣夫具耳目口鼻之用者必謂之人而其心或非也人面而人心者固稱矣人面而心不然者果人也歟竹無耳目口鼻之用偶以體似故人面目之曾不知中虛且直心與面如一彼非特人面而心亦人矣世必有人其面竹其心者吾謂之君子

學如不及說

道不遠人然求道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也目擊心思雖

已真積力久惟日不足常恐交一臂而失之此學如不及之意也天下有所謂不可及者有所謂不及者日月在漢丘陵學山此所謂不可及也遺一簣而終輟忽九仞而失泉此所謂不及也人之於學如登天乎如學山乎曰不如是其難也如是則亦可及也苟謂可及而不以為難則終輟失泉之患必在其後怠心乘之而吾之于學果不及矣故聖人之學不肯以為難不敢謂其易自視闕然亦曰如不及而已矣惟如是故天下後世不



至於畏道而不求亦不至於忽道而自怠夫子大聖人也其爲言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夫子集大成而其言云爾所以爲中人法也雖然有師如夫子有弟子如顔回而回猶瞠若乎其後者豈亦如不及之意歟回而降雖其高弟猶有自畫願息者學之爲道嗚呼其難哉

北山集卷二十五

北山集卷二十六

宋 鄭剛中 撰

筆格銘并序

所僦蒙居溝中有斷石數塊蓋其家為山之廢也一小石橫不四寸有尖三起伏洒濯土壤置諸几案用以格筆且為之銘曰

質不韞玉使潤而生輝器不為硯使磨而不磷因

形近似予得取用之實汝之病然方駕則管城居士之所憑接坐則子墨客卿之與並較之雜斷甓於溝中汝非不幸

硯銘并序

玉斗硯得於艱難之後恐或損失不敢日用聰明意静時出而寫周易謹為之銘曰

實資汝堅用利吾墨彼舌者筆爰闓潤色咸汝德堅久而或磷利甚反賊禿舌勿吐為過其則汝其

畫

自贊

咄咄斯人来從何許耳目周圜手足備具孰爲汝塗塞九竅顛倒昏癡懵不通乎世務官穹職峻虚譽暴集觀者稱贊汝初不知其由福過災生萬罪矢發觀者恐怖汝亦莫知其故詢其鄉勿省桑梓問其年不記寒暑詢其昆弟妻子一笑解頤叩其禮樂詩書一辭不措豈夫子所謂物怪者是乎其僕從旁而言曰赤松之鄉谷口

之諸天聖後有以文行號滎陽先生者乃斯人之父

贊所傳神

是耶非耶為此人者誰耶面之是否自不能識中之類不類吾豈得而知耶天地間有所謂長物者我也爾耶咄

黎解元莊嚴觀音像見而贊之

端嚴淨妙具慈悲相廣大智慧具慈悲心菩薩之心如月在水水性無邊照亦不已我同衆生恭仰相貌誓同

一切行菩薩道

函鏡如書帙號曰觀如編題其首以伽陀

如謂夢幻泡影露電六者六物如人人如六物彼此相如而衆生不作如是觀也觀如居士說此偈言

箇中三業身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無有真實相是諸六物者衆生悉如之以寔諸有故遂隨起滅中我今於諸有不起空華見普願同一切常作如是觀

宣和丁酉太夫人終天墓廬中讀金光明經見摩訶薩埵投身飼虎因緣甞以頌賛歎之紹興庚午臨封又得是經誦讀復成一偈前頌見初集

虎有爪距如刀兵利佛豈欲人置身其喙惟見前法懽喜怖畏猛火銷金觀汝難易大慈悲父持戒定慧作汝津梁無有障㪅瞿夷非虎究親無異虎七子者比丘等是

海濵石有根莖而生類于芝者俗呼為石花已為

作記今日敷設花座嚴置淨室普奉十方用結山齋淨緣為此偈曰

幻化無窮天巧難觀諸香妙華種種呈露都隨春來亦隨春去繽紛顛倒與空同處此華希有周流四序雨風霧烟盈虛朝暮以何因緣其體堅固無顏色染無開落故

最樂居士一日舉兜率說和尚話頭云撥草拈風且圖見性只今性在甚處既得見性便脫生死臘

月三十日如何脫得旣脫生死便知去處眼光落地向什麽處去觀如居士戲作伽陀云

莫疑慮莫疑慮順風開帆逆風住要尋路要尋路直西須向東門去但看枯藤倒掛天山前幾度三春雨

趙元信近来得小鬏歌曲便須熟寐此還是有所得否予戲成此偈

清歌聲裡便高眠古老詩中借一聯猿抱子歸青嶂裡鳥啼花落碧巖前

相識惠菩提葉燈戲為頌曰

我有菩提燈常照虛室内不用菩提葉煩他巧裝綴是燈無晝夜光明遍沙界癡風吹不滅業雨漂不壞君如亦須此市上實無賣歸向佛堂中恐有一點在

臨行小頌別見春清濤二老

不在四旁亦非中央箇中生出老村漢看盡桃花歸故鄉

又一頌別趙使君

元從箇中来却從箇中去雲月團圓印海空此是人間端的處

北山集卷二十六

北山集卷二十七

宋 鄭剛中 撰

擬墓表條省記

滎陽氏五季末有自閩中避亂趨浙東者一族居婺之金華今為拱坦鄭一族居衢之西安今為石室鄭拱坦有諱百樂者生三子曰克從克允克明後枝為東西中三派克從有子曰詳以進士官至朝請大夫累贈中散

大夫克從亦贈至金紫光祿大夫盖東鄭也克允有子曰諮累貢禮部不第克明有子曰詰進士特奏名不顯故西中兩鄭凋落不能起先生盖府君諮之子西派之厚德之君子也諱某字子憲生於天聖辛未七月二十五日某甲子卒于崇寧乙酉十一月四日某甲子享年七十有五嘗主衛之汲縣岳之平江潭之湘鄉簿由湘鄉陞為醴陵縣令由醴陵致其仕得承事郎娶盛氏男子二人長曰某次曰卲老未名而卒女子二人長適申

屠晏次適楊某皆同郡士先生有容止美鬚髯眉目如畫未冠時入太學賦清徼之風養萬物名稱大振闕希自以為不及文忠歐陽公以禮延致謂為秀傑後累八舉不第元祐戊辰始以特恩調官非其志也先生既遊學悉以家事付兩弟生理大匱丁母太夫人方氏憂毀過垂死祥除糜粥不贍為近寺僧所憐分飯食之年且五十始娶盛氏盛夫人竭所遣嫁俾圖温飽先生輒取以遺其弟或誚之則曰人患不義而生古無貧死者遇

大寒獨處一室竊竊誦書夫人往窺之多見其單露凍慄問衣之所在則曰解付某人矣率以為常歷四任口不及人之臧否至其談說今古論道理則袞袞成文方其俛首小官不見喜怒有加誇嫚者先生受而不拒其在湘鄉洞蠻寇邵州朝廷出察訪使者湖南北兩道安撫使交兵以進期會旁午先生事至即辦酬賞第功同列或攘取之先生與而不爭掛冠之日醴陵士民相與言曰鄭大夫貧無以歸各致厚贐先生中夜拏舟去一

錢不取至鄉無屋可入從族人借環堵之舍編竹以居時年七十四每歲時祭祀見其尊夫人畫像必流涕俯伏移時顧謂其子某曰吾以不自振耀使吾母半世桑苧與辛苦同盡茲為大痛汝勉卒業求富貴他時無寒瘁汝母如吾母也乙酉冬三日飲醇酒觀圖畫夜猶讀細字書翌旦如有所不樂盥濯正衣冠以逝有詩集二十卷山谷嘗詠其看書就日影對客避簷風及酒量晚年終是減花天雨意自然多之句曰平澹不刻削雜置

古作者中未見孰先後其為名流所推重如此戊子春三月十六日甲子始克葬于東陽鄉官田山祖塋之側某復窘窮勢力未足以得鄉大夫之文以銘諸幽宣和戊戌予始得以先生之盛德表於墓上而繫之以辭曰

先生之壯雖有文章命窮而不得奮發先生之老雖在仕路官小而不見施設及其死也所存者厚德清名而已以此易彼端不磨滅

某宣和間嘗擬為先公墓表竊紀潛德之大概以俟作

者待制潘公良貴一日探篋見之歎曰上世委祉于後者如此其深君其愛重後十年某叨取科名紹興壬戌以端明殿學士繆當坤維寄閫越乙丑進職資政殿恩寵日隆材力寖敝念一旦顛仆則先公幽宮未銘之恨必抱以終天丁卯春叩首致書潘公曰惟公鄉井筆硯之舊知某最深今兹名位踰分滿盈之禍恐勿克逭官田之山松楸拱抱而下無信後之碑先公所留詩文二十卷又悉因盜火化去其何以流清芬於永久竊名貴

身日復一日榮不盖痛公幸憐之賜以大筆表之墓上使他時不肖孤骨朽而豐珉不壞則存没之光不一朝夕止敢狀以請公報曰先中奉長者之聲人誰不聞文字其敢輕道然念福慶山先人之藏亦未有銘非公無所託者祿食迷誤兹志徃來于懐久而未敢有言讀示榮不盖痛不知涕淚之横落也要是二老人之遺美當互見吾二人之手此非陋今日所以不得辭曰先生之壯雖有文章命窮而不得奮發先生之老雖在仕路

官小而不見施設與夫以彼易此之句使良貴竭精盡慮未知於此語上更能少進否也報至未幾某以罪惡暴著物論勿容上懷不忍止放南裔年餘待制潘公亦已傾逝嗚呼我之所以託公公之所以屬我者皆不遂矣竊伏自念衰瘁餘生褁以瘴癘其何能久謹錄始末以付後之有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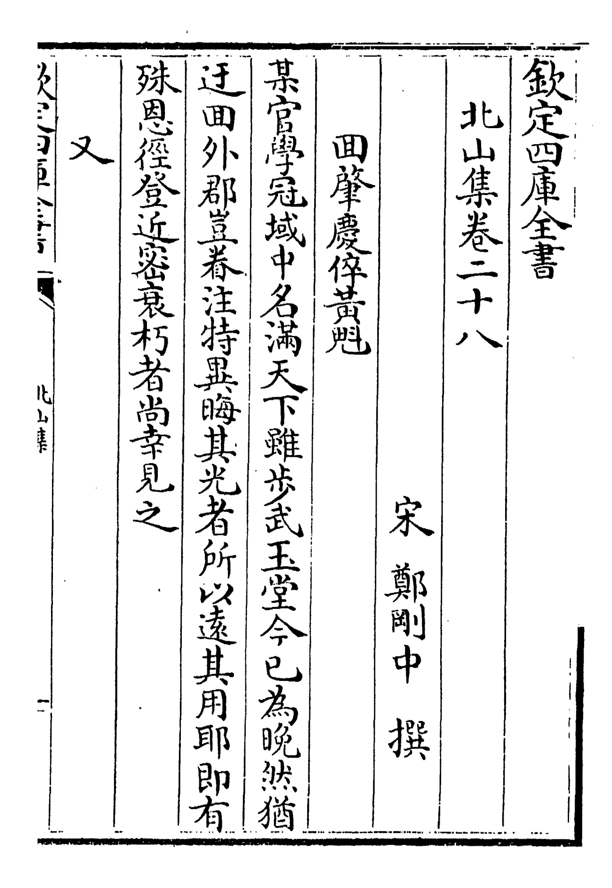
祭邢商佐文

嗚呼商佐嗚呼痛哉吾有女為公冢婦女有子寔公長

孫數年之間隨我萬里每書須百日乃傳公家雖倚望
婦孫之歸勢未能也去年秋某與累皆出峽至鄂以罪
獨之桂陽婦孫各隨其母某出門謂糟糠曰到鄉稱力
遣女即命其往見廟拜舅姑外孫已八歲意趣類成人
婦攜以歸商佐當少慰意矣嗚呼豈知吾為此言而公
之易簀已七日矣嗚呼商佐嗚呼痛哉公病吾不赴寢
而問公死吾不臨棺而哭吾女之歸公不能坐受棗栗
於堂吾外孫不得扶公之膝受城南讀書之詩衰衣練

服號呼豆觴之前而商佐如勿聞也嗚呼商佐嗚呼痛哉夢幻泡影達觀不認以為有未能忘情則親戚安得不以為悲然公諸郎自晦以闕

北山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卷二十八

宋 鄭剛中 撰

田肇慶倅黃魁

某官學冠域中名滿天下雖步武玉堂今已為晚然猶迂田外郡豈眷注特異晦其光者所以遠其用耶即有殊恩徑登近密衰朽者尚幸見之

又

某頃者瞻際英範于一日而睽闊之恨抱之十五年矣謹俟羽儀騰上用稱名實即馳書賛慶且料嚮往之懷不謂退然自處於恬静之中而區區之跡旋以罪戾纏裹書記不修寢興莫問因循以至于今盛徳髙明有以照察其心否

又

某戊午年以考工部兼右司因職事暫寓天竺時如象罔隨羣同有得珠之譽竊自欣幸越辛酉出使西南又

明年留師自是渺邈一涯名姓不至於几格之下念之
嘗負負也高誼不忘過蒙省記言之慚懼

又

黃柑建茗頒貺極珍瘴烟中有此秋色如一到洞庭也
小團猶是疇曩天上見之不謂今而得此佩奉情睠言其
可既數日體中小不佳老眼眩霧書字不能楷更惟台
察

又

某方約蔡簿臨行爲取書呈達書欲付而陳承務來復領貺示就聆即日台候萬福不勝感慰端石又荷尋致屢拜嘉賜尤極愧怵硯不以眼爲輕重第説硯者謂石老則無眼嫩則眼多嫩與老以眼辨又下巖所産眼緑而精明他巖雖或有之不及也正如火黶熨斗焦之類雖是石病要是他巖石則不得有此説之信否不能識謾書以賛石工辛易惶恐區區報謝言不能盡

與蒼梧陳簽

久不瞻晤為懷可知枯冷杜門無從修問全恃孚照不以為尤髙才淹泊備見静養不擇事而安政所以資光大惟自珍護以對来休

又

中間旆從道江西髙誼肯過其門幸矣而蒲柳衰姿望秋懷病已恨不及迎肅八月二十五日遽被専帖委曲周盡若奉顯人循省之衷愓然增愧莫知所以蒙也孫兒雖嘗率易稟叙益以浼犯為媿久欲裁謝羸㢨未能

茲因順風敢布其略

田胡提舶

欽惟提舉都運培積官政紳緌有光茂植嘉祥譽望增著疇曩願見旦旦不置宦遊南北未遂參際今茲使節在望而某也懷沴囚山不敢與士大夫通名謁吏中有愧恨非言可陳尚冀高明賜之照矚

又

某屏伏遠方無所聞知獨士民頌賛德政之聲雖深山

赤子每竊聽之謂敏肅亷平非但洗萬船累年之習而生養安居皆在條理之内故身雖繫礙而仰德之心常與西江俱下也謹問之餘輒復及此

又

某才力綿薄而繆當重寄智識愚暗而自授罪罟隆天厚地一切容而恕之此恩莫報也惟是深懲痛省坐見前非孤負睠知有涕橫落所以杜門斂跡惕然不知寒暑之度霾藏瘴霧以待終斃而已愛憐輒敢布之

又

某罪廢以來知友記問時有及門其或禮數謙厚尚如待顯人者必避而不敢領五雲之賜既已拜矣獨散員廢吏不敢恬然雙封塵浼記史謹別具劄子布稟惟仁明察其寸心幸甚

與方安撫務德

某不敢輒修開歲之慶蓋聞新之福天所以報君子而政成之寵上所以錫侯藩不俟區區之頌也惠履時經

茂對殊祉即膺除召徑上清華惟日以俟

又

某伏蒙便舟頒賜公釀海錯等既多且旨仰佩不忘之睠門既無客家亦無人老饕口飫心醉所以為感媿者未易以一紙言也

與董梧州彥明

知郡綿歷之久聞望之休把麾南來尤見靜養此距治府不遠日夜隨江流過臨封者皆公境內謳吟之聲也

政成期月誰謂不然

又

紹興壬子廷唱既出大雨無具蹀躞泥淖間公旅瑣中治飲食借衣服陳輿馬以歸之緘封此感今二十年不謂猶以囚罪之身託餘庇于隣壤也近因傳幹具報記念之詳輒爾自叙

又

期集之三日即懷剌上謁偶台從他出再往再不遇踰

月後立馬門外必求一見而邸翁謂行李去矣爾後宦遊之蹤如水萍風絮東西南北自無定勢高誼之懷于心者日以未致一言為恨也何當面承謦此曲折

又

頃者邂逅猝猝中但能問姓字而忘其名逮備數班列中外十年嘗百色詢訪竟不相得彥明兄曾不以一聲相聞何也今者流落廢置衆所不顧而彥明兄乃謂識其舊又何也豈君子器識異人高誼度越進退敦篤每

如是耶媿荷不可言

答鄧教授襲明

專使至惠問勤甚惟此髙誼不知閒廢之人何以得之也第有媿荷而已似聞足病尚未脫然閒居蕭散經史山林之勝皆所以導和氣而康壽履宜不藥而平也嶺外望湖南如天上邈無瞻近之日回首豈勝拳拳

與董柳州邦直

頃昨短記因緣塵涴已荷報教之温九月末傳幹來復

領貺示問勞委曲一一皆自古人高誼中來非枯冷者
所應得于今感佩尚溢于中羅池古郡昔賢之風流文
采散在溪山草木間者尚歷歷可數年兄雖暫煩小憩
亦可時覽以助嘯詠資閒暇否陳人以不得陪為恨矣
某八月初忽感寒熱投涼藥失度臟腑交相為沴纏綿
八十日今雖大略向平而枯皮裹骨百態俱廢欲詳謹
以逸記室不能也罪戾之息每得書具言託庇二天無
所不至老懷感激何以自勝愚陋無訓尚幸始終保全

之仰恃題塔之情輙敢布其腹心慙懼滋甚湯瓶翦刀非但鐵工精練亦正濟客中所乏奉貺感荷之餘僮婢皆知舞手滋媿閒寂中無以為報爾今此作書輙縷縷如家問者遵不累幅之戒也亦望台察

與陳總領漢卿

某自聞寵膺宸渥榮正郎位綱領六路委任專切曽於九月內因鄉僕還以劄目宛轉附上少道胸中懽慶之誠未知得以何辰冒記室也即日冬序向寒伏惟神相

賢業台候動止萬福亨涂浸啟光大咼來雖饔寢之間無俟勤祝至於順時慎疾亦古訓之所戒具有區區敢以是請

又

伏自前冬奉廣右之帖雖切感佩終以不一見為恨後來益更渺邈無從上記交守印領漕事與今茲寵任高華旨即得於風聞而不敢輒為問惟日欽嚮趙守便來乃更惠教為禮勤至何高誼如此之篤而某以率略蒙

之耶且荷且慙某罪戾深重無生全理然隆恩涵貸得以尚存殘喘但年益高疾病相尋春夏以來瘴瘧腹臟交相為沴今猶羸怵未已區區之懐坐是不能宣究伏冀台察

別方安撫

伏審光膺宸命移鎮近藩地與望隆寵隨恩重伏惟慶某疋茲卧病尚阻修誠更辱移書惟知負媿念旌麾之已遠攀履舄以無從感戀之私毫楮難盡

又

某自正月二日感瘴病中間新除欣喜至於體輕但欲略拜區區亦不能成止俟安健而日復一日病勢有加今踰七十日又旬餘不喜食二月間自羅池買得杉木四片已治周身之具雖未至昏迷而皮骨自覺無神矣託庇之久語離之遽懷此高誼雖言何窮倘或未至顛仆不知他時尚容修記犯門闌否自餘惟為遠業善保重

別方稚川

某三年之間無一字至記室者豈自踈哉度不可故巳爾忽辱墜書既感且慰伏承閤學移鎮近藩聯舟北去棣華光映何慶如之況託庇之久孤蹤有依今遽一涯徒劇瞻向偶自正月感瘴巳七十日邇来不能進食加之嘔吐衰骨之具亦巳營治無再晤之日矣床前授語子弟為此不能周盡然令兄書中可以互見也未間萬萬惠時珍愛

答袁教授

戊午蘭省雖有得士之慶然俾賢者志目中眉亦有同愧焉濶别彌年繼以流落杳不聞宦遊所向自呂少衛夏去始聞以絳帳猶與少衛為代密邇相望負戾不敢通凡懷鄉之心莫得自見專書下逮情辭蔚然佩荷之餘如見天竺波瀾也益以欽仰某衰㿂日甚自正月二日感寒熱至今未平骨立內銷去死無幾占語授甥孫輩書之不能親染爾後遇便尚得别記伏冀諒察

附録䟽文

温州普濟粥會䟽文

竊見本州去歲年穀不登目今小民無食流移飢凍殊可憫憐今欲募善士共為粥會賑之日以五千人為率費米十石足三月約費米千石飢民度三月有生意矣諸善士倘隨力信捨米數過此則人以半升米日一飯之所濟尤厚願賜允從幸甚

右伏以飢民滿道皆懐填壑之憂仁者動心欲施兼濟

之惠募雖踰於千石德已徧於萬人倘分指囷之餘當有翳桑之報

祈雨疏文

雨暘不時農民何罪政事失當官吏可誅念承乏於此方曾視事之未久心誠無愧責豈易逃萬室告勞運轉久勤於軍餉千倉跂望寬蘇倚俟於秋成願布慈雲化為甘雨救羣生之就燎鑒危懇之倒垂惟此技誠不勝悲切

保福法堂疏文

保福名山東陽勝刹頃坐刼魔之火化為煨燼之烟念閟葴之已深欲鳩工而未逮僅成寢舍爰處緇流顧茲演法之堂是為崇福之本擬增輪奐允賴檀那四塢松楸皆接麒麟之冢百年香火况鄰烏鳥之巢敢憑洒掃之勞溥獲雲濡之賜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卷二十九

宋　鄭剛中　撰

寄家親里

剛中再啟承之永嘉日在文書深處不時布問中間曾附短簡為信計嘗得之去年九月緣召旨趨行朝遂備樞屬冐自正初予告般家因而畢結女子姻事前日方挈賤累抵潵舍迫于嚴程不逮走謁矣日幾因時奮飛

副親朋區區之望

寄茂先秘書

茂先秘書大孝親家即日苦寒伏惟偏侍之餘體力康寧剛中區區待次坐越窮年參謁未期敢幾益自調節以全孝道萬千之禱不宣

寄商佐親家

剛中頓首再拜前日抱溪雖見末顏尚幸過門寵臨今日得之道左知車馬已還矣瞻嚮何窮冬陰戒寒伏惟

尊候萬福碧雲劉居士以有驗之術来訪試使詣門下可觀其術或有宛轉薦道處無惜一言幸甚幸甚謹奉啟執事者區區有懷須面乃究不宣

剛中再啟還家之初曽奉来使之書未幾又辱惠字殊用感愧咫尺未緣良晤唯伏望倍膺長至之福區區餘不能盡也

與茂先書

剛中再拜比者茂先襄奉盡福非但備見勞苦而窀穸

之事種種不苟益知孝子有愛親之意送車未乘于今欽嘆未已也華緘遠來尤佩盛眷屬歲晏書記稍多裁報草草惶恐惶恐

與叔倚

易海陵遠闕為奉祠此亦良計書至即就劄以慂相公令得之矣屬承相公瘚痓在告五月文字積壓故差遲不免少留來人以待也雖然時方有為如吾叔倚者顧當在閒處耶朋友言之有愧

又

邊事殊擾朝廷見會合大兵為進討之計謾恐欲知免解文字垂成幾敗蓋朝廷下禮部于都司司堅持不可再料理僅于數日前降得指揮不然了此擾攘遂至廢壞豈不幸哉錄書指揮可以報逹帥南諸公也伏致不暇為書之意籠一隻至叔義且煩留宅中俟叔義来取即付之

與姻家

親家母孺人伏惟即日懿候萬福七一姐孺人并初娘一二均休令姪兄同佳家人輩再三附意比歸浦江不得畧歸少欵何必遠有沾惠殊使人不遑也向聞七一姐以小四嫂孺人不安今必已十全無事此有要示諭

剛中時問

果子一筐海味兩瓶謾往殊愧無物也太醫事俟宛轉試問之但恐今為臺諫難辦爾蓋自不能出見人而人亦不能來故也

與知郡大卿

知郡大卿殿撰即刻台候萬福屢辱過臨盡為別恨違嘗造詣又不獲見中懷依依依且曰旌旆便行無緣出郭願言珍愛勿薄淮陽召還之命指日矣不宣

鈌題

四二郎可以來否德文德炤諸人皆未暇作書並多多致意也二女亦不作字自好將息樞郎向前讀書識好惡賀娘牙兒計安

與巨濟書

剛中上啟巨濟弟友承務即日深秋甚凉伏惟里居清閒德履佳福老兄寓此同骨肉無恙第以今歲大禮及科舉多事逐日翻冗故紙應接人事其勞有不勝言者緬想村居之樂豈勝欣羨承縣道雖于吾族有所假借而吾弟無一事撓之此尤可喜州縣相識止可濟緩急意外之撓爾聞馬澗有人至標墳若欲理會自可作公狀投之已寫批子在抱溪書中矣諸公赴試而歸值明

堂習儀正冗草草附此為問不盡所懐惟順序加愛是
望不宣

缺題

剛中悚息再拜剛中曷吐已在告今數月前日奉惠字不能即報令恐因循曠絶獲罪將深故力疾為此萬萬照恕也與公親且舊而每書加以甚温不情之語知其必有取罪之由也今年久晴行朝如甑釜日日在文書重圍中四體皆灼爛不見佳處鄉居不至焦枯否西樞

聞憂而歸計已至永康矣時事可問而知也待制暫休還里兄弟從容之樂想不如九夏之炎也可勝欽仰病倦復兩目皆赤為書草草不盡所懷但有慙怍馳仰而已

與叔義書

剛中再拜政此馳念姚忠来得所惠帖大用慰藉剛中同賤累寓此無恙第大暑異常肌理灼爛金石視之欲流況田疇乎鄉里若至今未得雨雨至早禾亦無及但

或謂念九日已通濟矣不知果否當此旱乾所煩石牌之業當隨分有勞指揮矣不皇皇尚阻披晤切幾以時珍護坐膺寵渥

與叔倚書

去歲之杪蒙恩正位序以非所當得不敢言謝今復領過情之語殊愧悚也材力秀拔如吾叔倚者方久間待次豈不使朽拙者自反而慙耶何當面見索罄此懷剛中再拜

與季誠書

季誠教授奉議即日伏惟尊候萬福近常以幅紙拜復意欲别修記今復困憊不能當垂察也奉聞已得旨除參云自欲封歸更不敢取到此時事如許正賢哲出力不足之時丐閒靜退恐朝廷失計為多爾區區之懷筆語所不能盡也

與念二將仕

念二將仕念親思歸亦欲參選尋調因今附同官便船

以還庶遂庭幃之心此間房下可以無慮若其來復之期猶未可指俟隨宜理會也自餘曲折可問而知故此得以畧

剛中再拜念二承務来寒聞所履兼沐佳汗爲慰甚多舍屋當已就緒雨多損麥人情安否數日遽甚爲悶不能詳密此間曲折令似必具言之矣未覿風度正望多愛

將仕位下安樂行者漸能行體氣終弱然近来全無病

極惺惺可喜頗能隨樞哥念蒙求矣九十姐八月二十七日生一女子子母平善此尤欣幸也念二郎以四川差遣不可入近與家人商量来春欲令一歸鄉里渠以久不侍省念念欲得一歸但萬里水陸之險非得十分便順不可行兼他日自鄉趨蜀又非得良便不可尚遲遲未决者以此萬一成歸當在初春啟行至期自有報矣九二豚犬今更議得李氏乃胡丞相邦彦之猶子其父近知滎州解罷已於七月念九日大歸凡百初如意

但新婦未可責以家事且作好看耳恐至親欲知者

與邦直書

剛中惶恐頓首再拜器狹用近任重力微日就盈滿自致顛覆向非朝廷一切混貸是身無今日矣已已歲自湖北再徙臨封齒髮既衰裹以烟瘴其何能久弟隆天厚地與夫知己之恩絲毫未報言之涕下區區敢為吾邦直布之惶悚無地

北山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卷三十

宋　鄭剛中　撰

封州寄良嗣書

自許老三月來復州衆謂汝輩皆當無恙獨我自念罪犯深重又汝所坐亦是錢物決無徑還之理今得信果然柳佳郡又去封亦不甚遠此天地造物之私也父子須當碎首知恩我四月十日復州備録到省劄十一日

出門六月九日到到不二十日杜方來得媽媽安信并汝開福寺所發書慰喜非常我自離復州一路不入州郡遇縣自更易夫脚外皆徑過止潭衡間暴下困乏共遲留三四日封守極賢明令在半村郭間一小宅子居住到即杜門念咎此外一切勿以為念媽媽得書與骨肉若能自寛者又未知真是如何汝所陳般家利害亦分明但思慮未甚周徧人子之心踰年不見母自圖團中免死得命雖甚流落亦願便得團聚曽不知汝非他

人比既身坐重罪又其父有大戾朝廷不忍誅以隆恩
姑置父子於嶺表正當杜門俯伏以聽後命豈可便望
與骨肉會合此事非但我如此汝亦有焉萬一辛苦拖
拽未及相就之間更有施行一家狼狽極矣父子不足
論也杜方歸到鄉里已是九月中旬使倉猝收拾亦是
来春今若得至秋放心般移不過展却半年許却無憂
患二者孰愈哉汝又謂般家後作經紀經紀二字切不
可說著此又啟禍之門目下粗衣淡飯莫問飢飽且競

兢度日更三四個月之後莫若團聚一小學教蒙童以給朝暮婦黨之說聞之且喜且憂喜則喜汝有依有所依而不善處則吾所深憂也安知其無深意乎熟思之熟思之作到不得自以為言而對他人說及仍禀白其人亦令勿露且只作尋常編置人相待徐假其力圖書社之事亦須轉手不比之思但見目前少快恐致遷移之禍書社不得不謀恐外議謂予自有盤費故也在彼而為是庶官切不得與人亂往還及出入之類言語自

寒溫之外半字不得亂發亦不須數遣人来封州有便
度可通書自通書矣来書又謂以我所作所寫為念不
知謂何等文字豈彊亦未曾加丙恐吾憂故謾謂已畢
耶日録頃見汝說與彊同置今何如也烏有長短編亦
在拘數耶更以實報来籍没之事竟如何恐無還理或
謂指揮不帶下則自無沒理然汝指揮與子雲同而子
雲自謂已籍何也汝在彼聽勑豈不知有無籍沒指揮
謂無之而子雲報我謂湜已籍謂指揮雖不帶而物已

在官則官中自有行遣今杜方來時已是四月念二而婺州畧無施行又我在桂陽界上得郡官五月十八日書彼間亦無承受何也不可解不可解然此猶是餘事且頭數月間無他閙則萬幸萬幸自桂陽來六百里半月程不知柳距闕計幾里可批來十三郎六月二十日發遣歸矣過桂陽界上日自走介詣監乞公據封州翻結而歸長沙竟無耗歸路恐亦不至狼狽送到賀州人已回且得渠一人了當甚幸甚幸涇童已深瘴又徧身

生瘡如大瘋人已廢物盖往日拖拽損也汪舉亦且而
已兩行却且在此我小便雖有紅沙然今亦豈計此飲
食并身體比相別時並減一半謂將息得好者非小人
亂說則知識相寬之語媽媽頭雪白不忍聞之汝果足
衣服且逐日挨抵不要歸煎廹家中盖彼寔無所出徒
然生受也杜方且支與到柳盤費彼可支與回封盤費
俟我却支與田鄉果足家書便附取来書中戒慢言語
我所以必欲杜方回此者欲更得問汝仔細故也汝生日時

為當時只寫冊子上已忘記可再寫来廣中將息之道
如汝所告更不得少食生冷之類飢飽生冷不慎風此
取瘴之大者此外無所言

孰讀公書未嘗不扼腕流涕謂忠良困抑竟至此也
而公處流離顛沛中猶且小心慎密總無怨悱之念
形于毫端蓋其固窮不變原非羅累所得而拘者也
康熙乙亥秋後學曹定遠謹識

鈌題

眷聚萬福令似學業進茂恃久契敢問也簽判以次並
告為言名剛中昨承趙添監遣發汪舉時曽惠書以在
道路未遑答今有短記煩轉達之幸甚剛中惶恐頓首
再拜
舍姪行後五日敝居遣兩僕送衣服至其一至柳州
豚犬處其一封川也僕以四月二十三日離東陽糟
糠與碎累並家居無他恐愛念欲知耳剛中又拜羅
二能還鄧丈否因風亦望批裁也

與德和書

剛中啟奉德和友姪承務𡤻来得書知日来為展之佳偕一五嫂孺人房下郎娘一二均休甚慰遠懷且荷不忘也老𡤻四月二十六日抵封川道路安樂又𡤻在鄉日凡百荷外護豈敢忘德門户事非叔義又不敢煩涴他人渠亦災蹇有可為老叔致力者幸不惜也諸弟各計無恙位下骨肉同慶此以遣僕寫書稍多未暇致問餘惟慎愛以振前業不宣悉剛中啟奉德和友姪承務

五月十二日

銘德一入遞一專人皆如期否此書到襄奉計已了畢

金善病猶不省欲要令將息幾時苦要求歸今令隨馬

綱去日行不過一驛庶幾可趂但觀其形神斃于中道

未可知也下處薄業在彼凡百更望照顧恐叔義心力

亦有所不周爾

今日遣五十八由水路去使臣三員次第十月盡或十

一月初方到更一番五十八月初遣却是十月初到也

適又發書由夔路去了今謾寫此由金房去報安我自得家中五月念三日書及至今不收隻字不知九二郎如何也若得此幾時書信通流諸事亦自漸有頭緒又如此隔斷不知家中如今事是如何前後所批歸分付事件作如何措置也懸懸之心不可說且願兩處安樂餘亦無事以次附書彼亦日日寫書發来七月念五日書

青詞

臣聞安泰自便積愆尤而弗悟者多背道以興災疾病既盈投父母而不逮者必呼天而求救輒因迫切敢冒高虚伏念臣艱瘁一生昏迷至老雖當富貴之日不忘寒苦之時奈何入官罔功享禄太過九州無所謂竄殛之何從萬罪集身賴君恩而終免意者人漸畧而天未訴明可逭而神勿容比年以来毒瘴交裹嘔吐不已寒熱深攻藥雖善而勿瘳禱雖久而勿應纏綿至此沈謝可期而陰陽者乃謂暗曜衝臨今已漸輕而可救厭勝

者又謂沈疴牢結恐當竭意以求天用罄丹誠歸依妙

化伏望包容積戾濟度危幾萬里衰齡少緩塵埋之日

兩家稚耄同寛狼狽之憂雖幸曲全仰惟洪造

北山集卷三十